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二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巖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誼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已上一人見錄

長延圓鑒禪師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瀉山如真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劔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智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大瀉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瀉山普潤禪師

瀉山法具禪師

黑山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瀉山冲逸禪師

瀉山彦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堯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渌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禪師

已上人見錄

温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

背山行真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已上七人見錄

潭州麻谷山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太原孚上坐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已上四人見錄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一人

卽州壽興院守閑禪師一人無機緣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

石梯和尚一人見錄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一人見錄

新羅國彥忠禪師一人無機緣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一人見錄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一人無機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二人見錄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一人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一人無機緣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二人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二人無機緣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一人

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一人無機緣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

筠州末山尼了然見一人錄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二人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二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許州無迹和尚法嗣一人

道遂禪師一人無機緣  
語句不錄

前瀋山靈祐禪師法嗣懷讓禪師  
第四世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瀋山遂升堂奧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具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皎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具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巖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



之與道相去幾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奉乃辭石室石室問送召云  
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瀉山請一如

陀瀉山曰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

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瀉山開田師

問曰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

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尚受施主

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

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少師插鋤而立祐曰今

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鋤而去立沙云我若見即躡倒鋤子僧問鏡清

侯避道又問只如立沙躡鋤其意如何清云勿奈船何打破岸斗又問南山刈茅意

言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

山云仰山插鋤意言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師在瀉山牧牛時第一坐百億毛頭百億

師子現師不荅歸侍立第一坐上問評師舉前語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

師子現豈不是上坐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坐曰現時不說

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瀉山上坐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  
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坐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



將去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仰山道理

一日雨下上坐曰好雨寂闇梨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坐

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坐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瀉山與師遊行次烏

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

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

起不得師浣納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

桓瀉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眾無不弭伏既受瀉山密印領眾住王

莽山化緣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眾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

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

便奪汝麤識如將菁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

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遮裏是雜貨鋪有人

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

和尚真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

僧無對

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

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眾邪我若東

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

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

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  
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瀉山和尚云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  
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  
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瀉山省觀祐問子旣稱善知識爭辨得諸  
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立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  
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遮箇不說又云遮箇  
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  
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  
從面前過師召云闍梨其僧迴頭師曰和尚遮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  
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  
列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  
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蹋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其僧

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

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

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師曰汝只得如

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為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

堂提起云且道為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眾無對師乃撲破師

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

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

情者為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

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

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

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無僧

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語無師問一僧汝會什麼

僧曰會上師提起拂子曰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對無師自代云適來

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

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林是色請和尚

離色指學人心師云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

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云

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拈掌三下

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

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

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

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

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評見師看經傍立而

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

其僧到巖頭巖

頭問什麼處來僧云江西觀音來巖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巖頭云遮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

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

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

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遮裏總須茫

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不

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遮裏一切不見

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

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

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沈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敕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爲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愔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有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齏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瀉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艾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焚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仍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况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



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遮裏來問如何是見  
 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  
 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梨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旬師  
 曰如其申未住香嚴時道在什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  
 如幻人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  
 攜此時踈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與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  
 僧邪踈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白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  
 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坐禮拜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  
 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荷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  
 倒荷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道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廢生會

憇云全歸止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廢生 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  
憇云箇中無肯路踈山云始慙病僧意

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  
 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喬麥揔不收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



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觸髅裏眼睛

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

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躡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

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時且作麼

生時有招上坐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

處來僧曰馮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

尚賢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

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

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遮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

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龔龔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

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教謚紹真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謹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年十九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

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為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曰汝於時中

將何報四恩邪謹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緣未契後

造爲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謹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世於法即瀉山之嗣僧問掩息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方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坐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螻蛄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向以荐遊峯頂佛曰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曰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曰

佛曰却問云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  
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  
道佛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  
潭雲外不相關佛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迥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  
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  
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  
三四我即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因挑華悟道有偈曰三十  
來年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枯  
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枯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以玄沙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衆疑此語玄沙問地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

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  
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  
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  
照沈迷三界依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